

天子門戶

寒門少年成长为官商巨贾的传奇历程
近代天津百年屈辱与荣耀的风云画卷

少年胆

郁子立民 著

壹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子门户壹卷:少年胆/郁子,立民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306-6082-9

I. ①天… II. ①郁… ②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080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 217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9.80 元

前 言

《天子门户》是一部四卷本长篇小说。小说以天津从清末到民国的百年历史为背景,以一个白手起家的盐商盛洪来的家族兴衰和个人成长为主线,将百年中天津作为“天子门户”所承受的屈辱和荣耀展示出来,将津门百年中的政治、军事、工商业、民俗通过细致入微的故事和一个个或大或小的人物的命运,由小及大,由局部到全景地勾勒出来,既显得波澜壮阔,又不空洞枯燥。

小说主要人物有盐商买办、帮会首脑、津门官员,其中涉及近代史上有名的几个人物,如慈禧、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范旭东、张作霖、蒋介石等。这些历史人物让小说与那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局势紧密结合起来,器局更大。小说的主要舞台还是商场,尤其是盐商。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盐在国家财政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是统治地位。故而盐一直都是政府专卖,从事盐业的商人可以说是凭借朝廷或政府赋予的特权,坐收金银。尤其是明清时期,大盐商往往富可敌国。延续到这部小说的时代,虽然盐商几起几伏,那些坐收巨利的商贾大都换了面目,但是盐业暴利未变,并且一直在影响着国家命脉。在清末和民国的几大盐场中,天津长芦盐场一直是盐业的翘楚,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盐业影响的不仅是商业,甚至波及政治、军事、国运,这不能不让当政者重视,让其他人物眼红,于是在这一点上进行叙事,正是扯动百年历史的极

为充分且准确的一根绳索。

在这个百年中,天津一直是处在中国的最前沿,东西方列强的枪炮从这里打开门户,进入北京;租界在这里林立,以至遍及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业也是从这里萌芽。可以说天津的地位就是京城不可或缺的门户,故而“天子门户”这个名字很是贴切。从另一层意义上讲,盐业作为大清的经济命脉,在经济地位上也是扮演着国之柱梁的“天子门户”角色。

在“天子门户”之上衍生的故事,因着所处地域的特殊性,更叫人注目。这里有作威作福的洋人,有依靠洋人发财的买办,有贪婪狠毒的政客,有无法无天的帮会流氓,但是这里也有善良朴实的人民,有敢赴国难的勇士,有心系国运的商贾,有忧心国事的官员,有无数有勇有谋、不怕牺牲的中华儿女,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高官巨贾,在中国最为黑暗孱弱的时代里,他们奏响了一曲高昂的可歌可泣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乐曲。

编者

目 录

天 · 子 · 门 · 户



前 言	001
序 幕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55
第五章	071
第六章	089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6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71
第十二章	191
第十三章	213
第十四章	233
第十五章	259

序 幕

天东边蒙蒙亮时,已在天津城地当央戳了四百年的鼓楼^①,又从渐淡渐远的雾霭中依次现出了支向八方的骨架。清凉的晨风中,那口高高悬于鼓楼之上的黑铁大钟似乎微微摇晃了一下,紧跟着它便“咣咣咣……”地响了起来。

一〇八下。没错,真真的一百单八响,悠扬而辽远,凡是这一夜没睡好的天津人都支着耳朵听到了。与此同时,从大沽口方向断续传来的枪炮声也歇了下来,但这轰隆隆的一宿,到底闹得人没消停。朝廷的军队和洋人交手了,刀对刀、枪对枪,不定打成什么样。要说不害怕,那是吹牛说瞎话,洋毛子打来了,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天底下有谁不想过太平日子?除非他是个头号的大烧包^②,犯山药豆子^③。

但天津人也不至于心惊肉跳,甚至慌了手脚。这里暗含着个说道,您想呀,往前说,大沽口有僧格林沁王爷的三千铁甲和几十门远程重炮在那儿候着;往后说,咱北京有大清皇上和紫禁城搁那儿镇着,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怕嘛?就不信它洋毛子还能尿出一丈二尺尿来。再者光跟着瞎慌慌就能顶用了?真格的,你就是不吃不睡一天慌出仨屁蹲儿来又能管闭十^④呢?

① 鼓楼:建于明弘治年间,当时被称作“钟鼓楼”,简称“鼓楼”,是天津老城的制高点,据传楼上原本钟、鼓皆有,后来鼓被搬出,仅剩下一口重300斤的大铁钟,但仍被天津人习惯称为“鼓楼”。

② 烧包:有钱或闲着没事不知怎样是好。

③ 山药豆子:形容自找麻烦的人。

④ 管闭十:比喻什么也管不了(“闭十”是骨牌赌博时最小的点数)。

待着鼓楼上那一百单八响着实落了听,估摸着这钟声的古韵余音差不多都悠到三岔河口了,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这才落下插了一宿的木门,信步走出各自的院门,四平八稳不疾不徐,该干嘛还得干嘛去。

第一章

1

“津盐盛家”的黑漆府门,此时也刚刚打开不久,盛元复提着底气弹嗽了一声,也没搭理早就候在一旁的管家徐老顺,倒背着手径直踱了出来。徐老顺跟到大门口,瞅着老爷奔了西街,知道他这是要去贤来轩茶楼,老爷子今儿个的气色可实在不太好,兴致也不高,必是被夜里的动静给讨扰了。徐老顺想到这里,反身朝两个轿夫招了招手,默不作声地跟了出去。

与昨晚所有没睡实诚的天津人还不太一样,盛元复这一宿是压根儿就没睡。这么说吧,就是昨夜外边没这么闹腾,他照旧睡不好。实话说,这大半年来,盛元复就没睡一个安稳觉。不顺心的事是猴打跟头——连上了。先是绸缎生意折了本,估衣街上的那几个当铺也先后关了张,凭老盛家这么有钱的津门盐业总商,何时起竟落赔^①到天天让人撵着屁股讨债的份儿了?听着外边的枪炮声,往下的局势更吃不准了,难不成又得逼他做出这辈子再次对不起祖宗的事?十年前,他曾被迫卖掉了手头上的全部盐票,弄丢了盛家几乎延续近百年的贩盐生意,现如今家里眼瞅着又要过不去了,想来想去还得打那处园子的主意。

一想到要卖那个园子,盛元复五脏六腑都拧了个儿。风月繁华的

^① 落赔:读作“lào pēi”,指落魄,家道败落。

基石是白银,这个坐落在城外北运河边上的盛家花园完全是用钱堆起来的,也可谓盛家基业辉煌的象征。经祖宗先人的规整修缮和倾心维护,几辈下来,春晓园已是天津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私家大花园。往那儿扔的银子海了去了,奇石花草景致建筑就不用说了,单论它的岁数,比当今皇上的圆明园还大上两岁呢。可就是这么一个心肝大宝贝,却生生要打自个儿手里卖出去?唉,败家呀!

盛元复这般感慨不是没有缘由。当初盛家鼎盛之时,就连乾隆爷看着都眼红。其实又何止盛家,那时候长芦、两淮、四川乃至全国的大盐商,哪个不是日进斗金富得流油的主儿。谁想,乾隆末年,国库空虚,朝廷实行改票行引,建立专商专岸制度,并开始肆意加征盐课,逼得盐商们只得提高盐价、降低盐质,由此官盐逐渐滞销,私盐日益泛滥,使广大百姓饱受淡食之苦。

道光十二年,朝廷开支无度,处处捉襟见肘,两江总督陶澍奉皇命于两淮推行盐改,实行重新招贩、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新政颁布下来,第一宗便是取消盐引,并将其换成了盐票。也就是说,只要肯上交盐税,大清国无论什么人,也不论资本多寡,都可涉足贩盐。这就表示,今后盐引和引地不再是盐商“永永万年”据为窝本的私有财产,“世袭下的垄断”也就不复存在。

那么何为“盐引”呢?明洪武三十年的开中盐法,是明清两代盐制的基础:“召商输粮纳课而与之盐。”故盐引的本质,就是作为被编入名册的商人,向朝廷缴费纳课后的凭证,然后方可“持引行盐”。实际就是“先纳课,后行盐”。清沿明制,该原则在大清两百年始终未变。

陶澍的“废纲行票”一出台,盐价果然低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各省各地一下便拥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新盐商,而朝廷死死抓着这块肥肉拼命挤油,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从此流进国库的盐税眼瞅着比从前多了近二成,只是那些原本靠垄断坐享富贵的持引盐商,彻底让这种新政给挤对垮了。朝廷可不管那个,既然能得实惠,为何不把新政推向

全国？这下可要命了，两淮、浙江、四川、山东、长芦等处的老牌盐商们顷刻间便丢了铁杆庄稼，眼瞅着一家家先后落破下来。

天津卫响当当的“津盐盛家”也未能幸免。为振兴家业，盛元复斗胆贩起了私盐。虽然慎之又慎，可走了没两趟，因运盐的船老大酒后失言，还是漏了风声。贩私盐那可是大清严查的重罪，盛元复慌忙上下打点，花了足有三四万银子，才把官司给按下去。这一来更加速了盛家的衰败，最后仅靠开当铺和绸缎庄这些副业，勉强维持到今天。

想到这些，盛元复烙饼似的在床上来回翻个儿，夫人卞氏也没敢吱声。眼瞅着窗户纸发白了，鼓楼的钟声一停，盛元复瘳瘳症爬起来横竖打心里往外腻歪^①。见下人端来了早点，他嘴里发苦丁点儿胃口都没有，漱漱口勉强喝了口豆浆，盛元复还是打算到贤来轩茶楼坐坐，一来散散心，二来顺便喽喽外边的消息。

拐上东马路，徐老顺好歹劝老爷上了轿，可轿子刚行至鼓楼，就听大街上有人用京片子的官话扯着脖子嚷道：“行人闪开喽！”盛元复赶紧命轿夫将轿子挪到路边，自己挑起轿帘向外巴望。不一会儿，伴着急促的马蹄和清脆的銮铃声，三匹高头骏马裹挟着满地尘土可大街卷了过去。马上三名盔甲鲜亮的蒙古骑兵口中不时高喊：“僧王爷大捷！僧王爷大捷啦！”

这么说，大沽口这一仗咱们赢了。这下天津卫又太平了。天津卫，这可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好地界儿。外地人不信，说这是天津人自吹：“天津守着北京，小肚子再鼓，还能高过肚脐眼儿去？”盛元复不愿意跟人抬杠，心说：北京什么地方，乃称王称帝争官夺权的名利场，大人物踢盘子拉场子文武带打大戏唱得美，小老百姓有皇帝娘娘镇着王爷贝勒压着大官小官管着，能有安稳日子过？若论过日子，还得说天津卫。

由此，盛元复心里多少有了一丝欣喜，虽说这样的好消息也不可能保住自己的园子，但朝廷能打胜仗，总比打输了割地赔款强吧。

① 腻歪：厌烦、烦躁或寂寞。

2

贤来轩大茶楼就坐落在侯家后最繁华热闹的中街上,风中飘摆着的那个大大的“茶”字幌子,红缎作底金线刺绣,打老远就能瞅见。待盛元复来到时,下边的散座大厅已上了百十来个茶座。伙计一见老主顾来了,忙将他让到楼上。二楼的茶客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商贾,和盛元复一样,这些人平日就经常到这儿喝茶谈天,都是老熟人了,盛元复朝大家“张爷”“李爷”地一一拱手打了招呼。仔细看了看,往常该到的几位应该全到了,唯独没见着范佑成的影子。

“盛爷,坐我这桌儿吧。”盛元复往右侧一看,说话的是皮货商耿老全,他独占的茶桌上放着个紫竹铜钩的大鸟笼,里边一只黑皮八哥滴溜着小圆眼正寻思什么。二人相互客套了几句,耿老全还是坚持请盛元复坐了上座。

“今儿怎么一个人?这贤来轩没了‘范剩人’可不热闹。”耿老全似乎是在对八哥说话。

盛元复边坐边说道:“我也正犯合计呢,谁知他又窜哪儿去了?算啦,要开书了,咱先听着。”

说书先生吴不知已站上台上了,他放下折扇,举起手中的醒木轻轻一拍,拉开架势说起最拿手的《三国演义》。接上回,今天开篇便是赵子龙单骑救幼主,大战长坂坡:“那真是七出七入、大杀大砍呀!”盛元复心中热了起来,不由得暗暗叫了声:痛快!

“没想到,此地竟有埋伏,子龙就觉身子往下一沉,只听垮嚓一声,这位常胜将军是马落陷坑,堪堪废命——”

“说书的,打住!快打住!”楼梯口有人喝了一嗓子,高声截住连说带比划、正拿折扇当大枪使的吴不知。

“谁呀,大清早的没事到这儿溜嗓子?”茶客们纷纷转过了脸。盛元复也不耐烦地寻声望去,“呵,好么,敢情是他!瞧人家来的这时候。”盛元复又气又没辙,因为喊着上来的这主儿,正是自己的世交范佑成。

“呦嚯，范爷，您今儿可是来晚啦。”吴不知一边拱手施礼一边说。他知道这位范爷的祖父曾经是天津卫有名的大粮商，如今虽家境大不如前，但船烂有底，人家还是吃喝不愁的甩手掌柜的。泡茶楼、泡饭馆、泡堂子、聊闲天，嘴茬子一点儿不比自己差。有时，说书人在活儿里难免掺些汤汤水水，但也不能太走样儿，只要有露怯的地方，这位嘴损的范爷从不给人留面子：“嗨嗨嗨，又走畸^①啦！跟师娘学的吧？”

“范爷，您了快请。还来昨儿的铁观音？”茶楼的小伙计赶快上前献殷勤。“不忙。”范佑成朝小伙计一摆手对吴不知道，“吴先生，您说的那个赵子龙都成老皇历啦，今儿我是现趸现卖凑个热闹，说说刚在大沽口打了胜仗的咱大清国的常胜大将军。”范佑成说着朝大伙儿拱拱手，“列位，有兴致听新鲜的吗？”

“太好了！说说看。”同仁堂的大掌柜白凤鸣大声应和。

“他还卖上关子了。搅和头！”小声嘟囔的是古董行的韩墨瑜。

其实谁爱说嘛谁说嘛，范佑成根本没理会。他噌噌几步来到吴不知的桌前，“吴先生，怎么样，可否把这个位子让一让？”

吴不知面露难色：“范爷，我这才刚说了一半——”

“我明白，怕收不上来钱吧？”范佑成从左边的袖筒里拽出来一串铜钱，然后哐的一声，迅速抛进吴不知小徒弟赛不知双手托着的铜盘里，“够了吧？”

“够了，足够了。谢范爷了。”吴不知师徒俩连声道谢。

“那就烦劳二位暂且退到一旁。”

还没等吴不知离台，范佑成一把抓起桌上的醒木用力一拍，大着嗓门儿眉飞色舞道：“话说这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愧是皇封的巴图鲁。自打他任大沽口主帅，把炮台修得如铜墙铁壁一般。整个炮台内含威、镇、海、门、高五座炮台，互为犄角，装有九十九门五雷开花大炮，专

① 走畸：改样子了，多指变坏或出了毛病。

等洋人前来送死。可这洋毛子还真敢朝咱的炮台开炮。可恼呀！僧王爷不由得怒从心头起，一声令下，大炮是一齐开火。这下可惨喽，洋毛子的船一个个活赛王八掉进尿盆里——沉了底啦。”

茶楼里顿时一片开怀的大笑，几个茶客还叫起好来。范佑成高兴，一时兴起，更加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地抡开了。

耿老全始终探头调教着黑皮八哥，此时他收回嘍着的嘴，关上笼子门长长地嗜了一声，对身边的盛元复道：“盛爷，咱这就又犯糊涂了，难道范爷至今不明白，这朝廷的大捷还不就是咱生意人的大劫？当年乾隆爷平大小金川，嘉庆爷灭白莲教，还有当今咸丰皇上，今天打长毛，明天打洋毛，哪儿不得找咱们要银子？”

“要银子要银子。”黑皮八哥学话了。

“去，哪儿都有你的事儿。”耿老全叱达^①着黑皮八哥。

“小心它脏了口，那可就膈应^②人了。”盛元复眼瞅着黑皮八哥，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耿爷言之有理。不过仗打赢了总归是好事，也让洋人看看大清国并不真戾，省得他们老欺负咱。去年洋人攻下大沽口，一直打到南郊，谁没吓出一身白毛汗哪。”

“也是，也是。”

“也是也是。”

“嗜，这损鸟怎么嘛都跟着瞎掺和。”

二人正低语着，范佑成又啪地一拍醒木，“……僧王爷胯下乌骓马，手提金背开山刀，立在高台之上，手搭凉棚向海边张望，见一队英国鬼子已上了小皮船正打算偷偷登岸。这还了得，反了他们了。僧王爷将金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喊：‘爷们儿们，给我杀洋毛子！’就这一嗓子，赛过猛张飞喝断当阳桥，当时就把那队洋毛子吓趴下六七个。”

“好！”下边有人高声喝彩。

“咱八旗兵丁一听号令，那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挥舞手中刀杀

① 叱达：斥责，其中“达”读成“de”。

② 膈应：从心里厌恶。

进敌阵，喊哩喀喳削瓜切菜一般，眨眼工夫，羊毛子的脑袋就骨碌了一地。”

耿老全终于忍不住了，他向台上的范佑成摆了摆手道：“范爷，差不多了，您别胡诌白咧啦。”

“胡诌白咧——啦。”黑皮八哥也哑声跟着说。

全场一片哄堂大笑。范佑成也给逗笑了，他没辙地朝耿老全摇了摇头，满脸不屑地对他道：“哈，看来耿爷不信？这样吧，咱也别犯嚼情^①，您了现在立马到塘沽走一遭，便知我范某人是不是在这儿瞎白话了。”

坐在盛元复左首的瓷器店老板张守仁插话道：“这么说，羊毛子真叫咱们给得楞^②啦。就是么，有炮台护着家大门，就等于神仙特意给洋人设的坎儿，就算下次他们还敢来，也别想跨进咱的天津城。”

“还让他们有下次？”玉川居的老板李本中兴奋地站起身来，“洋人也就是穷诈唬，其实不过小菜一碟。天子门户天津卫，哪能让洋人说进就进？”说着他转向窗边，“我说高爷，您别再拍洋人的马屁了，这往后他们在咱大清可是再也爹不了翅儿^③啦。”

一直闷头喝茶的高明举此刻缓缓磨过身，朝李本中莞尔一笑：“李爷此言差矣。打沉人家几艘船，打死人家几百人，又能说明什么呢？在下以为，眼下咱大清还是一只羊。羊有时也能顶狼一犄角，那也是趁狼没准备，但早早晚晚还得让狼给哈咪^④了。”

作为众茶客中唯一和羊毛做过生意的人，高明举特别不招人待见，大伙儿打地根起就瞧他不顺眼，“矧地瓜愣憋出毛豆角，什么玩意儿？”是越瞅越别扭。此刻，高明举又全身犯痒地说出这番不讨人爱的话，马上引来一阵轻蔑嘲弄的嘘声。

① 嚼情：口角、吵架或胡搅，其中“情”发阴平声。

② 得楞：①对器物的修理。②整蛊收拾人。此处取②义。

③ 爹翅儿：炫耀强势，挑起事端。

④ 哈咪：吞、吃的意思。

“这话说的,真让人膈应。我说高爷,您了的胳膊肘儿怎么老是朝外拐呢?”范佑成眨巴着肉眼泡,故意抢白他。

“范爷误会了。不是在下故意长洋人志气,列位在座的,有谁真正见识过洋人军舰的威力?又有谁真正领教过洋枪洋炮的厉害?洋人真那么好对付,道光爷凭嘛把香港割给人家?去年洋人打下大沽口,到头来还不是强按着咱的头又签条约又赔款的,皇上乐意当冤大头?朝中的大臣们都是烧包?说到底还不是惹不起人家。就算这回咱们占了点儿小便宜,我估摸着,洋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定嘛时候就重新杀回来。不好说呀,朝廷的大麻烦兴许还在后头呢。”

“噫!是嘛?”

“好么,真够疼人的。”

“信他?自当听个乐呗。”

没有人愿意听高明举在这儿替洋人放的怪味屁,更没人拿这位吃过洋人折掣的高爷当个事儿。天津人要想琢磨谁,一准儿能把他给糟改^①透了。高明举被大伙这么一挖苦,顿时觉得下不来台,他心中恼羞又有些没趣,“这些没见过天儿的土老鳖,充其量也就是井里的蛤蟆成了精。一群糊涂虫 damn fool 浑蛋王八,难为他们还拿别人开涮打擦?”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他不再开口,默默喝完杯中茶,灰不溜秋地转身下楼了。

3

走了个大堵心丸,大家心中更痛快了。真是人爽茶香,直聊到午饭期间才逐渐散去。范佑成印堂发着亮光,肥厚的大鼻头汪着一层红油彩。他不想就此回府,拉着盛元复非要下饭庄,“盛兄,中午这顿饭我请了。正阳春怎么样?”

“这种时候,我哪儿还有心思吃饭哪?”盛元复口打唉声。

① 糟改:挖苦,讥讽。

“你这人就这样，今天这日子你还不痛快？怎么，那园子卖啦？”范佑成不解地问。

“还没敲死。老谭家太抠了，那也是天津卫数一数二的大家主儿了，才出三万。”

“那就不少啦。”

“我那可是上百亩的大园子啊，稍拾掇拾掇就倍儿像样儿……”盛元复说不下去了。

“得啦，别老拿它当缺宝儿啦。眼下这年月，也就谭家有那份闲钱，还得说人家有那份闲情和闲心。要不，谁舍得买这么个不当吃不当喝的空园子？”范佑成接着说，“你不比那废了的水西庄强多了，好歹还能落三万呢。”

“怎么跟你说呢？唉！”盛元复长长地叹了口气，垂头不语。水西庄的败落，他是亲眼得见的。想当初，水西庄的主人——大盐商查家也曾称雄津门近百年，最终还不是赔了个精光。查家打道返回浙江原籍时，把偌大个庄园就丢在了运河边上，不出几年便破烂得没一点儿样子。可惜死了。

“卖了吧。”范佑成劝道，“有了这三万银子，还上这两年的亏空，还有点儿余头儿，你那绸缎庄也就保住了。”

盛元复又是一声长叹，无奈地点了点头：“卖！”

说起津门的大盐商谭运山，论岁数与盛元复本是同辈，但与盛家相反，当初本来经营票号的谭家利用朝廷的盐政改革，成功地跻身天津盐业，也就是说，当盛元复步入下坡的时候，谭运山正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到如今落得一个卖园子，一个买园子。而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谭启还被众盐商推举为天津最大的盐商组织“芦纲公所”的首任纲总。

由范佑成做中间人，在字据上签字画了押。当谭运山将地契揣好拱拱手转身离去时，范佑成分明看见盛元复眼中悄然滴下的两行泪水。一时范佑成也泛起酸楚，难免兔死狐悲。若论起造园林、延揽名士、